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五

四明陸鏡校刻

鄘音庸

說已見邶

柏舟其音恭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伯是詩以絕之鄭氏曰共姜婦人從夫謚○呂氏曰敏言父母詩獨云母蓋止是母意敏并言之文勢當爾如將仲子云父母之言時鄭莊公亦止有母姜氏此其比也

范氏曰衰亂之世淫風大行共姜得禮之正而

能守義故以晉鄘風也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鬢徒坎反彼兩髦音毛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音紙不諒人只

毛氏曰興也中河河中鬢兩髦之貌髦者髮也

眉子事父母之節鄭氏曰禮世子昧爽而朝亦
櫛纒笄總拂髦冠綏纓○孔氏曰髦者用髮為
之象幼時鬢其制未聞內則云子事父母總拂
髦言兩者以象幼時鬢則知鬢以挾匈故兩毛
也父母既沒則去之喪大記云小斂主人脫髦
注諸侯禮士既殯脫髦纒色蠲反綏汝誰反鬢
音朶儀匹也呂氏曰儀以夫為法也猶夫曰皇
辟辟亦法也矢誓靡無之也至已之死信寐
他心諒信也○**鄭氏曰**舟在河中猶婦人之在
夫家是其常處兩髦之人謂其伯也朱氏曰以
夫已死不忍斥故以兩髦言之實是我之匹故
我不嫁也○**朱氏曰**告其母而質之於天曰何
其不信我也敍所謂誓而不許者如此范氏曰
女子以母為親故稱母而不稱父○釋文曰髦

韓詩作鬢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鬢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
靡慝他得及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毛氏曰特匹也朱氏曰特有孤特之義而以為
匹者古人用字多如此猶治之謂亂也慝邪也
王氏曰以再嫁為慝則其絕之甚矣○釋文曰
特韓詩作直云相當值也

史記載其伯釐侯世子釐侯已葬或公襲政
其伯其伯入釐侯美自殺按或公在位五十
五年國語又稱或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傲乎
國計其初即位其齒蓋已四十餘矣使果弒
其伯而篡立則其伯見弒之時其齒又加廣
於或公安得謂之蚤死乎髦者子事父母之
飾諸侯既小斂則脫之史記謂釐侯已葬而

其伯自殺則是時其伯既脫髦矣詩安得猶
謂之髦彼兩髦兮是其伯未嘗有見弑之事
或公未嘗有篡弑之惡也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徐資反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兮君母
國人厭之而不可道也鄭氏曰宣公卒惠公幼其
度子頑發於惠公之母生子五人齊子戴公文公
宋柏夫人許穆夫人

牆有茨不可掃也中葺古候反之言不可道也所
可道也言之醜也

毛氏曰茨蒺藜也欲掃之反傷牆也○前漢
梁王共傳聽聞中葺之言注應劭曰中葺材構
在堂之中也顏師古曰構調舍之交積材木也
應說近之○鄭氏曰中葺之言調頑與夫人淫

昏之語○**鄭氏曰**掃之則傷牆道之則傷君必
不得已而道之則不可復詳必不得已而詳之
則不可復讀詩人之意本不欲道疾之而不能
不道既道而復以為恥又悔而相戒也

中葺當從應劭顏師古說蓋閫內隱奧之處
也中葺之言若曰閫門之言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葺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
言之處也

毛氏曰襄除也○**朱氏曰**詳詳言之也不欲言
故託以處○釋文詳韓詩佗揚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葺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
言之辱也

毛氏曰束而太之○**朱氏曰**讀誦言也○**楊氏**
曰公子頑通兮君母閫中之言豈不可讀其河

甚矣。嗟人何取焉而著之於經也。蓋自古淫亂之君，自以譎密於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反。嗟人所以著之於經，使後世為惡者知，雖閨中之言亦竦隱而不彰也。其為訓戒深矣。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鄭氏曰：宣公夫人，惠公之母也。人君小君也。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音加委委於危，反佗佗待河，反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朱氏曰：君子其夫也。偕老，言偕生而偕死也。婦人夫死，稱未亾人，言待死也。今宣姜夫死而淫，是失偕老之義。毛氏曰：能與君子偕老，乃宜居。

尊位服盛服也。○**毛氏曰**：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蒲典反，髮為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孔氏曰：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編劉他髮為之。假佗，紛形加於首上。追師云：追衡笄。注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為之，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紃懸填珈之言，加由副既笄而加此飾，故謂之珈。六珈，必飾之有六，但不可知。紛音計，追丁回反。紃，下敢反。○**朱氏曰**：委佗，佗雍容自得之貌。○**孔氏曰**：宣姜行步有儀，其舉動之貌如山如河。朱氏曰：如山言其安重也，如河言其弘廣也。○**鄭氏曰**：象服者，謂衮音遙翟音狄，闕翟也。人君之象服則舜所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之屬。孔氏曰：翟而言象者，象鳥羽而畫之，服飾如是而為不善，當如

之何○釋文佗佗他他

玼音此兮玼兮其之翟也髮真惡反髮如雲不屬蘇節反髮徒帝反也王之瑱吐殿反也象之掃勅帝反也揚且七也反之晉星歷反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毛氏曰玼鮮盛貌翟禴翟闕翟也孔氏曰翟雉

名也鄭注周禮三翟皆刻繪為翟雉之形而彩畫之以為飾不用真羽髮異髮也釋文曰服虔

云髮美為鬢如雲言美也屈也厲潔也○**鄭氏曰**

鬢髮也不潔者不用髮為善孔氏曰說文云髮

益髮也言婦人髮少聚他人髮益之不潔鬢者

言婦人髮美不用他髮為髮而自潔美○**毛氏曰**

曰瑱塞目也掃所以摘髮也孔氏曰以象骨搔

首因以為飾名之掃揚眉上廣○**朱氏曰**且語

助也○**毛氏曰**皙白皙○**朱氏曰**胡然而天胡

然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

瑳七我反兮瑳兮其之展陟戰反也蒙彼縹側救

反締是繼息別反祥符袁反也子之清揚揚且之

顏也展如之人兮邛之媛于卷反也

說文曰瑳玉色鮮白○**毛氏曰**禮有展衣者以

丹穀戶木反為衣裳覆也締之美者為縹是當

暑祥延之服也鄭氏曰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

白縹締締之感感者展衣夏則裏衣縹締以禮

見於君及賓客之盛服也○孔氏曰繼太羹熟

之服也祥延是熟之氣也○王氏曰暑服則加

繼締焉所以自斂飭也音如絆繫之絆說文同

清視清明也揚廣揚而顏角豐滿展誠也美女

為媛說文曰顏眉目之間也

一章之末云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責之也二章之末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問之也汝蓋自省容服尊嚴胡然而天乎胡然而帝乎三章之末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惜之也亂益婉而意益深矣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垂于世族杜位相切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前漢地理志曰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張氏曰鄭衛地濱大河沙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人質

柔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墮其人情性如此其聲音亦欻故聞其樂使人如此懈慢也桑中溱洧諸篇幾於勸矣夫子取之何也曰詩之體不同有直刺之者新臺之類是也有微諷之者君子偕老之類是也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此類是也或曰後世狹邪之樂府冒之以此詩之敍豈不可乎曰仲尼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亦以無邪之思觀之閔惜懲創之意隱然自見於言外矣或曰樂記所謂桑間濮上之音安知非即此篇乎曰詩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戰國之際魏文侯與子夏言古樂

新樂齊宣王與孟子言古樂今樂蓋皆別而
言之雖今之世太常教坊各有司局初不相
亂況上而春秋之世寧有編鄭衛樂曲於雅
音中之理乎桑中溱洧諸篇任於周道之衰
其聲雖已降於頹促而猶止於中聲荀卿獨
能知之其辭雖近於諷一勸百然猶止於禮
義大敎獨能知之仲尼錄之於經所以謹世
變之始也借使仲尼之前雅鄭果嘗厯雜自
衛反魯正樂之時所當正者驟大於此矣唐
明皇令胡部與鄭衛之聲合奏談俗樂者尚
非之曾謂仲尼反使雅鄭合奏乎論語答顏
子之問迺孔子治天下之大綱也於鄭聲亟
欲放之豈有刪詩示萬世反收鄭聲以備六
藝乎

爰采唐矣沫音妹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
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三爰於也唐蒙菜名孔氏曰釋州云唐蒙
女蘿女蘿兔絲沫衛邑蘇氏曰書曰明大命于
沫邦蓋紂都朝歌以北是也○**蘇氏曰**姜弋庸
皆著姓也○**三**言世族在位皆有是惡行
桑中上宮所期之地淇水名也○**承樂曰**
采唐采麥采葑者欲適幽遠行其淫亂不敢正
名而託之以采唐也

爰采麥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
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毛氏曰弋姓也朱氏曰春秋定似公穀作定弋
爰采葑乎容反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鄭氏曰對曼善○毛氏曰庸姓也

樂中三章章七句

鶉音純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鶉鶉之不若也

范氏曰宣姜之惡不可勝道也國人疾而刺之或遠言焉或切言焉遠言之者君子偕老是也切言之者鶉之奔奔是也衛詩至此而人道盡天理滅矣國從而亡故次之以定之方中美文公而衛復興焉胡氏春秋傳曰楊氏曰此載衛為夷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考於曆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國而亡其家者欲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以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讀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鶉之奔奔鶉之疆疆音姜人之無良我以為兄

鄭氏曰奔奔疆疆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釋

文曰韓詩云奔奔疆疆乘匹之貌○毛氏曰良

善也兄謂君之兄孔氏曰惡頑之辭○左氏傳

奔奔作賁賁

鶉之疆疆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毛氏曰君國小君孔氏曰夫人亦得曰君左傳

笙穆姜曰君其出乎是也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定丁佞反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

渡河野處漕音曹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

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

音悅之國家殷富焉朱氏曰懿公九年冬狄入衛

懿公敗死宋桓公迎衛之遺民立宣姜子申以廬

於漕是為戴公是年戴公卒立其弟燬是為文公
於是齊桓公城楚丘而遷衛焉。○孔氏曰鄭志答
張逸問曰楚丘在濟河間疑在今東魏界衛本河
北至懿公滅乃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在河南矣
楚丘與漕不甚相遠亦河南明矣。○杜預云楚丘
濟陰成武縣西南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
側中反桌椅於宜反桐梓漆爰伐琴瑟

毛氏曰定營室也。爾雅曰營室謂之定孫炎曰

定正也天下作宮室者皆以營室中為正也。○

鄭氏曰定星昏中而正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

謂之營室謂小雪時。○飛樂劉氏曰建亥之月

定星方中北與極星相直景之可以正地勢楚

宮楚丘之宮揆度也揆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

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孔氏曰匠人云水地以
縣置槩以縣視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
之景畫參諸日中之景夜攷之極星以正朝夕
注云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
定乃為位而平地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
臬以縣正之視之以其日出日入之景其端則
東西正也又為規以識之者為其難審也自日
出而畫其景端以至日入既則為規測景兩端
之內規之規之交乃其審也度兩交之間中屈
之以指臬則南北正也日中之景最短者也極
星謂北辰也傳言南視定不欤匠人不言以定
星參之經傳未有定星正南北者室猶宮也。○
釋文曰榛木叢生也似梓實如小栗。○**毛氏曰**
椅梓屬陸璣艸木疏曰梓實桐皮曰椅。○**陸氏**

○**榘**音秋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為梓
其祗大可伐以為琴瑟言豫備也○

氏曰榛栗可以備邊實梓漆之供器用可知是
詩美其新造而志於永久○**榘**種木者求

用於十季之後其不求近功凡類此矣
爰於也他日於此伐琴瑟

升彼虛起居反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
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欬允臧

○**毛氏**曰虛者若左氏所謂有莘之虛是也朱氏
曰虛故城也○**毛氏**曰楚丘有堂邑景山大山

京高丘也龜曰卜允信臧善也建國必卜之○
○**毛氏**曰登虛以望楚丘觀其旁邑朱氏曰堂楚

丘之旁邑也及其丘山審其高下所依倚○

朱氏曰既得其處於是下而觀焉則又多桑而

宜營○**毛氏**曰卜言吉於是遂建城市而營宮
室也終欬允臧者言今信善如卜所言也居樂

劉氏曰建國之初憂民之不得其所不敢違寧
日終欬允臧者喜其果遂於志願也

升彼虛矣以領略其大勢降觀于桑以細察
其土宜

靈雨既零命彼倌倌音官人星言夙駕說始銳反于
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驟音來牝三千

○**毛氏**曰靈善也李氏曰言好雨也○**毛氏**曰零
落也倌倌人主駕者○**蘇氏**曰見星而駕○**釋文**

曰說舍也○**鄭氏**曰塞充實也淵深也張氏曰
淵虛明如淵也○朱氏曰塞則多不明塞淵則

塞而明猶曰誠明云尔是人也亦小充此道矣

毛氏曰馬七尺曰駉駉馬與牝馬也。鄭氏曰文公命主駕者雨止為我晨早駕欲往桑田務農急也。宋氏曰詩人因言非獨此人操心誠實而淵深其所畜之駉亦三千矣。蘇氏曰富疆之業必深厚者為之非輕揚淺薄者之所能致。王氏曰言國君之富者宜以馬也。朱氏曰記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程氏曰一章言建國之事次章方言相土度地之初屬文之勢然也。今文首言其事然後原其初者多矣。既度其可然後卜以決之卜洛亦然。古人之為皆如是也。人謀臧則龜筮從矣。卒章敘其勤勞以致殷富。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蠲丁計反竦都動反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

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鄭氏曰不齒者不與相

第 蠲竦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于萬反父母兄

映日而見故朝西而暮東在東者陰方之氣就

交於陽也。夫陽唱陰和男行女隨乃理之正。今

陰來交陽人所醜惡故莫敢指之。今世俗不以

手指者因詩之言女子之奔猶蠲竦之東人所

醜也。鄭氏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婦人生

而有適人之道何憂於不嫁而為淫奔之過乎

惡之甚。爾雅蠲作蝶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此詩及泉水竹竿辭

同而意不同此詩蓋國人厭淫奔者言女子

終當適人非久在家者何為而犯禮也泉水
竹竿蓋衛女思家言女子分當適人雖欲常
在父母兄弟之側有所不可得也一則欲常
居家而不可得一則欲亟去家而不能得其
善惡可見矣

朝齊于西反于西崇朝其兩女子有行遠兄弟父
母

程氏曰朝齊于西乃陽方之氣來交於陰則理
之順周禮賦祿掌十輝之法九曰齊鄭氏注曰
齊虹也詩曰朝齊于西○**毛氏曰**崇終也從曰
至食時為崇朝○**范氏曰**朝齊于西陽感陰也
陽感陰則是陽為倡而陰從之也故崇朝其
此陰陽之相應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亦猶
是矣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棘信也不知命也

毛氏曰乃如是淫奔之人也○**程氏曰**人雖有
欲苟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女子
以不自失為信所謂貞信之教違背其父母可
謂無信矣命正理也以道制欲則能順命王氏
曰男女之欲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今也
從欲而不知命有所制此之謂不知命也

蝮蝮三章章四句

相息亮反鼠刺棘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
在位承先君之化棘禮儀也

相鼠有皮人而棘儀人而棘儀不死何為

毛氏曰相視也○**鄭氏曰**儀威儀也○**陳氏曰**
鼠厚汗可惡之物猶有皮齒體以全其形今汝
在位反無禮儀而不如鼠韓愈聯句云禮鼠拱

而立。○山陰陸氏曰：今一種鼠見人則交其前，兩足而拱，謂之禮鼠，亦或謂之拱鼠。○**朱氏曰**：人而無儀，則其不死亦何為哉？

相鼠有齒，人而寐，止人而寐，止不死，何俟？

禮氏曰：止容，止季經曰：容止可觀。

相鼠有體，人而寐，禮人而寐，禮胡不遄市，專反死。

毛氏曰：體，肢體也。遄，速也。

相鼠之惡無禮，何其如是之甚也。蓋溺於淫亂之俗，不如是不足以自拔也。朕惡不深，則遷善不力。

相鼠三章章四句

干旄音毛，美好呼報反，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王氏曰：以素絲組馬，以好賢者臣子之好善也。

人君之好善，則非特如此，必與之食天祿，某太位焉。柏舟之仁人，見愷於羣小，以至於觀閔受侮者，以頃公故也。然則文公之臣子好善如此，亦以文公故也。故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

予子居葵反，干旄在浚，蘇後反之郊，素絲紕符至反之良馬，四之彼姝，赤朱反者，子何以畀，必寐反之。

朱氏曰：予子，特出之貌。○**孔氏曰**：干之晉有旄。

有羽旄者，牛尾也。羽，夏翟之羽也。李氏曰：干與

竹竿字通用。家語曰：干旄之忠。○周禮注曰：徐

州，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為緩，後世或無故，深鳥

羽用之，謂之夏采。○程氏曰：注旄，干晉九旗皆

秋九旗之物，所建各不同。若王建太常，諸侯建

旗孤卿建旃大夫士建物是也云旄云旗云旌皆通言尔謂卿大夫建旗而來就浚之郊禮下賢者其下有旒縵朱氏曰縵旗之體也旒縵之垂也旄旗旌建之車後。騂所銜反旒力周反

毛氏曰浚衛邑。○爾雅曰邑外謂之郊。○**毛氏曰**紕所以織組也。○**王氏曰**素絲為組所以帶馬良馬所以好賢者也。程氏曰素絲束帛也。謂以束帛乘馬行禮於賢者紕踈布之狀組密縞之狀祝疑為笠厚積之意。○**朱氏曰**此設為賢者之言言衛之卿大夫建此干旄欲有所咨問於我我將何以畀之乎言不知所以副其意者彼妹者子言其德之美指衛之臣子

子子干旗在浚之都素絲組音祖之良馬五之彼妹者子何以予之

毛氏曰鳥隼曰旗孔氏曰周禮州里建旗大司馬又曰百官載旗旗亦有旌二章互文也言旌則有旒縵言旗則亦有旄矣下邑曰都朱氏曰都居民所聚也。○**王氏曰**紕之以為組

子子干旗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妹者子何以告之

毛氏曰析星歷反羽為旌孔氏曰爾雅云注旄音曰旌則干旄干旌一也既設旒縵有旄旗之稱未設旒縵空有析羽謂之旌城都城也朱氏曰浚都之城也祝織也王氏曰組成而祝之故初言紕中言組終言祝祝斷也。○**程氏曰**馬四至於五六馬之益多見其禮之益加也郊都城好賢益篤則賢者益至不好賢則士益遠遯也朱氏曰五之六之者取協韻而極言其盛凡詩

之言類此者多矣。○左氏傳曰：干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

干旄三章章六句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音彥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魏氏曰：滅者懿公死也。君死於位曰滅，露於漕邑者謂戴公也。戴公與許穆夫人俱公子頑蒸於宣姜所生也。○朱氏曰：露未有宮室而廬居也。

卷之三 先王制禮，父母沒則不得歸寧者，義也。雖國滅君死，不得往赴焉，義重於亡故也。朱氏曰：駟人錄泉水於前，所以著禮之經。劉載馳於後，所以盡事之變。夫宗國覆滅，莫大之變，顧以

父母既終而不得歸，則事變之微於是者可矣。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未反，涉我則憂。

毛氏曰：載，辭也。吊失國曰唁。悠悠，遠貌。朱氏曰：悠悠，遠而未欲之貌。漕，衛東邑。艸行曰跋，水行曰涉。釋文：韓詩曰：不由蹊途而涉曰跋。涉，○

氏曰：載馳載驅，急也。言至于漕，思之也。○**朱氏曰**：夫人父母不在，當使大夫寧其兄弟。夫人欲自歸唁其兄弟而託以不欲勞其大夫之跋涉也。○釋文：驅，倫駢曰：字亦倫驅。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鄭氏曰：嘉，善也。爾，許人也。臧，善也。許人既不以我歸衛，則我亦不能旋反於衛。

矣為許人者蓋亦視爾父子兄弟之間有災
患不臧其心如之何則我之思不遠矣不閔
譔曉欬易見初不閔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閔悲位反
朱氏曰濟渡也自許歸衛必有所渡之水也○

毛氏曰閔閉也

陟彼阿丘言采其蠶音盲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
人尤之衆穉直吏反且狂

毛氏曰

偏高曰阿丘蠶貝母也陸璣疏曰蠶今

藥艸貝母也其葉如栝樓而緇其子在根下如

芋升並偏高之丘采其蠶者將以療疾王氏曰

采蠶所以療鬱結之疾○**會氏曰**善懷猶善思

也鄭箋善猶多也意已如此朱氏曰漢書岸善

崩女子之於懷思甚於男子○**毛氏曰**行道也

○**朱氏曰**將欲升高望遠以舒憂想之情言采
其蠶以療鬱結之疾

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苦女子雖多懷思然今

之所以迫切者亦各有道他人不知則以為

女子情性之常而尤之也衆稚且狂非真指

許人以為穉狂蓋言我憂患如此之迫切彼

方且尤我之歸意者衆人其幼穉乎其狂惑

兮不然何其不相體悉不識緩急一至於此

也

我行其野芄芃芃紅反其麥控苦貢反于大艷誰

因誰極大夫君子驟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

之

毛氏曰願行衛之野麥芃芃然方盛也○**朱氏**

曰控持而告之也因如因魏莊子之因○**毛氏**

曰極望也。○宋氏曰：言我將行其野，涉茫茫之
麥，而控告于大艷，然未知其將何所因而何所
至。考雖大夫君子為我思，所以處此者，百方然
不如使我得自盡其心之為愈也。王氏曰：百爾
所思不如我所之者，終欲歸咎之辭。

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二章章四句一章六
句一章八句蘇氏曰：載馳五章或言四章
一章三章章六句二章四章章八句以春
秋傳叔孫豹賦載馳之四章取控于大邦
非今日四章故也。

鄘國十篇三十三章百七十六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六

衛
說已見邶

淇與於六反美成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
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孔氏
曰：成公和釐侯子。○朱氏曰：成公年九十有五，猶
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士苟在朝者無
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以交戒我又作賓
之初筵，抑戒之詩以自警，其能聽規諫以禮自防
可知矣。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於反有匪君子，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瑟兮僞兮，遐不作兮。赫兮咺兮，勉
反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況云反兮。

毛氏曰：興也。奧隈也。承樂劉氏曰：奧謂水涯彎

曲之地○**辰樂劉氏曰**淇水之旁至今多美竹他所弗造也晉左思三都賦云見綠竹猗猗則知衛地淇奧之產。朱氏曰漢書所謂淇園之竹是也。○**毛氏曰**倚猗美盛貌程氏曰猗猗言竹之態匪文章貌王氏曰攷功記曰且其匪色必似鳴矣匪者有文章之謂也治骨曰切象曰瑳玉曰琢石曰磨瑟矜莊貌憊寬大也赫有明德赫赫欬嘒威儀容止宣著也諼忘也○大學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咺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程氏曰**赫兮咺兮盛德輝著于外也首章言其德美文章由善學自治而然○**釋文曰**韓詩竹作薄徒沃反云篇莛也石經同毛氏曰綠

王芻也竹篇竹也嘒韓詩作宣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子丁反有匪君子充耳琇瑩音會古外反弁皮變反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程氏曰青青茂盛貌程氏曰青青言其色充耳

謂之瑱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弁皮

弁孔氏曰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瑱諸侯

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為之注云會縫

中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為飾

謂之綦詩云會弁如星是也成公諸侯則用

三采而瑳飾七○**程氏曰**會謂弁之縫中飾之

以玉瑱瑳而處狀似星也○**程氏曰**二章言其

威儀之美服飾之盛

瞻彼淇奧綠竹如簣音責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

坐如壁寬兮綽兮倚於綺反重直恭反較古岳反
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程氏曰如簣苦其盛密比如簣○**毛氏曰**金錫

鍊而精坐壁性有質程氏曰苦其成質之美如

金錫坐壁欬○爾雅曰寬綽也郭璞云謂寬裕

也○程氏曰寬弘裕也綽開豁也○**毛氏曰**重

較卿士之車孔氏曰周禮與人注云較兩轡上

出式者則較謂車兩傍今謂之平較但周禮無

重較單較之文○呂和叔曰古者車箱廣四尺

四寸三分前一後二橫一木下於車床三尺三

寸謂之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較

於車牀凡五尺五寸古人立乘若平常則憑較

若應為敬則落手憑下式而頭得俯○**程氏曰**

善戲謔苦其樂易而以禮自防節不至於過是

不為虐也毛氏曰寬緩弘大則雖戲謔不為虐
矣○鄭氏曰君子之德有張有弛故不常矜莊
而時戲謔

淇奧三章章九句

攷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

處孔氏曰莊公楊或公子

孔叢子孔子曰於攷槃見遯世之士而寐悶於

世○**程氏曰**攷槃觀其名已可見君子之心處

之已安知天下決然不可復為雖然如此退處

至於其心寤寐間不忘君張氏曰此詩意怨而

言樂者是終山洞不出之意

攷槃在洞碩人之寬獨寐寤苦永矢弗諼况元反

毛氏曰攷成槃樂也山夾水曰洞○**鄭氏曰**碩

大也寤覺永矢諼忘也在洞獨寐覺而獨苦○

程氏曰賢者之退窮處澗谷間雖德體寬裕而心在朝廷寤寐不能忘懷深念其不得以善道告君故陳其由也楊氏曰矢如臯陶矢厥謨之矢自陳不能忘其君○釋文曰澗韓詩作于云堯堯之處也

攷槃在阿碩人之邁苦禾反獨寐寤歌永矢弗過古禾反

毛氏曰曲陵曰阿邁寬大貌○**楊氏曰**自陳不得過君朝○**袁氏曰**阿韓詩作于章句曰地下而黃曰干

攷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爾雅曰高平曰陸○**鄭氏曰**軸盤桓不行從容自廣之謂也○**楊氏曰**自陳不得告君以善攷槃在澗碩人之寬非所謂山澤之儻形也

甚灑者也軸之義未詳以上兩章觀之蘇氏說差近但未見訓詁所出耳

攷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霖子國人閔而憂之

孔氏曰此詩皆陳莊姜宜答而君不親

碩人其頤其機反衣於旣反錦褰苦迥反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毛氏曰頤頤貌○**鄭氏曰**褰禪也衣錦尚之以禪衣為其文之大著說文曰褰絲也絲象屬○朱氏曰褰儀禮作景禮記作綱○**毛氏曰**東宮

齊太子也孔氏曰左氏曰娶於東宮得臣之妹東宮太子所居也繫太子言之明與同母見夫人所生之貴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

妹之夫曰私○蘇氏曰邢周公之後也譚近齊
○白虎通曰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中喪其君為
公詩云覃公維私覃子也○王氏曰苦族類之
賚

手如柔荑徒奚反膚如凝脂頰如蝨似修反齧音
齊齒如瓠戶故反犀螭音秦音蛾我波反齧巧笑
倩七薦反兮美目盼匹其反兮

毛氏曰如荑之新生如脂之凝朱氏曰茅之始
生曰荑脂之凝者曰膏頰頸也蝨螭蝸虫也孔
氏曰蝨螭在水中白而派故以比頸瓠犀瓠瓣
朱氏曰瓠犀瓠中之子也言其方正潔白而此
次整齊也螭管廣額而方艷氏曰螭謂蜻蜻也
○孔氏曰蜻蜻如蟬而小有文此蟲額廣而且
方○宋氏曰蛾螭螭也其眉細而長○

倩好口輔孔氏曰服虔云輔上頰車也是牙外
之皮膚頰下之別名也盼白晷分朱氏曰白晷
分明○王氏曰言容色之美○論語子夏問曰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注上二句在
衛風碩人之二章下一句逸

碩人教教五刀反說始銳反于農郊四牡有驕起
橋反朱幘符云反鑣鑣表驕反翟弗音弗以朝直
遙反大夫夙退寐使君勞

毛氏曰教教承貌○孔氏曰說舍也○毛氏曰

農郊近郊○朱氏曰四牡車之四馬○毛氏曰

驕壯貌幘飾也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以為飾

釋文曰鑣馬銜外鐵也一名扇汗又曰排沫○

孔氏曰此鑣自解飾之所施非經中之鑣也鑣

鑣盛貌孔氏曰四北之馬鑣鑣而盛清人云駟

介慶慶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第蔽也孔氏曰婦人乘車不露見車之前後設障以自隱蔽謂之第因以翟羽為之飾蓋厭翟也後其羽使相厭也○**宋氏曰**辛莊姜自齊來嫁舍止近郊乘是車馬之盛以入君之朝國人樂得以為莊公之配故譏諸大夫朝於君者宜早退寐使君勞於政事而不得與夫人相親也鄭氏曰以君夫人新為妃耦宜親親之故也○王藻曰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釋文曰說本或作稅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古闊反施罔音孤濺濺呼活反鱣涉連反鱣于執反發發補末反發音加茨他覽反揭揭居揭反度姜薛薛魚竭反度士有揭數列反

北流曰河在齊西北流蓋氏曰齊地西至於河衛居河之西則自齊適衛河界其中故曰北流

活活○**毛氏曰**洋洋盛大也活活流也罔魚罟

濺濺施之水中說文曰濺疑流也○朱氏曰濺

濺罟入水聲也鱣鯉也鱣鮪音洛也孔氏曰郭

璞云鯉今赤鯉也鱣大魚似鱣而短鼻口在頰

下體有邪行甲無鱗大者祇二三丈今江東呼

為黃魚陸璣云鱣魚形似鱣而青鬣頭小而尖

似鐵兜鍪大者不過七八尺一名鮪以今驗之

則鯉鮪鱣鮪皆異魚發發盛貌釋文曰魚着網

尾發發然葭蘆莖亂五患反也孔氏曰郭璞云

蘆葦也亂似葦而小陸璣云亂或謂之荻也秋

堅成則謂之荻以今驗之蘆亂別州也揭揭祗

也○**鄭氏曰**度姜謂姪弟○**毛氏曰**薛薛盛飾

○**漢氏曰**度士其媵臣也○**鮑氏曰**此章言齊地廣饒士女佼好禮義之備而君何為不答夫人○**釋文曰**發韓詩作輟孽韓詩作轡燭韓詩作禁

碩人四章章七句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黷別遂相奔誘華戶花反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音配耦故敘其事以風福鳳反焉美反正刺淫泆也辰樂劉氏曰夫婦者五品之本匹配雖自於人謀義理實根於天地順其趨者足以安於其位逆其理者無以保於其生蓋肇有人倫以來未聞違理犯義終其身而弗悔者宣公不道自班於禽犢不足紀也風化流於其民陷之於不義而顛沉其生亦可傷哉故氓之詩不罪於其

民而曰刺時者知風之自於其君也

陳氏曰詩人蓋有所指而云備一人之始末以為戒也

美反正刺淫泆此兩語煩贅見棄而悔乃人情之常何美之有

氓之蚩蚩天之反拘布質莫豆反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棄良媒將七羊反子無怒秋以為期

毛氏曰氓民也○**朱氏曰**蚩蚩無知之貌○**毛**

氏曰布幣也鄭氏曰幣者所以質買物也○**鄭**

氏曰季春始蚕孟夏賣絲匪非即就也子者男

子之通稱○**毛氏曰**丘一成為頓丘○**鮑氏曰**

良善也將請也此民非來買絲但來就我欲與

我謀為室家也言民誘已已乃送之涉淇水至

此頓丘定室家之謀非我心欲過子之期子無善媒來告期時民欲為近期故語之曰請子無怒秋以與子為期朱氏曰初言氓者始見其來莫知其為誰何也既與之謀則尔汝之矣此言之次第

氓假買絲而來即我謀本謀挈是女而歸也及氓之歸是女乃遲遲未行送之於野謂之曰匪我愆期也子霖良媒以往來道途故我行計未成耳

乘彼坵俱毀反垣音袁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音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呼罪反遷

毛氏曰坵毀也○**蘇氏曰**復關氓之所在也○**李氏曰**不見復關泣涕漣漣言其未見也

如此既見復關載笑載言言其既見也其喜如此○**毛氏曰**龜曰卜著曰筮體兆卦之體孔氏曰謂龜兆筮卦也二者皆有絲辭左傳曰其絲曰一羹一猶十年尚猶有臭是龜之絲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是卦之絲也賄財遷徙也○**歐陽氏曰**子初來即我謀我既許子而爾乃決以卜筮於是從子而往爾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棘食桑葢音甚于嗟女兮棘與士耽都南反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宋氏曰沃若潤澤貌○**歐陽氏曰**桑之沃若諭男情意盛時可愛至黃而殞又諭男意易得衰落朱氏曰桑之沃若以比始者容色美盛情好歡洽之時也桑之黃落以比色衰而愛弛也○

毛氏曰鳩鵲音骨鳩也食桑葚過則醉而傷其

性耽樂也○**魏氏曰**說解也士有百行可以功

過相除至於婦人棘外事惟以貞信為節○**宋**

氏曰士之耽猶可說而女之耽不可說者婦人

深自媿悔之辭主言婦人惟以貞信為節一失

其正則餘棘可觀爾非真以士之耽為可說而

怨之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

湯音傷漸子廉反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下

孟反士也因極二三其德

毛氏曰隕墮也○**魏氏曰**自我往爾男子之家

三歲之後貧於衣食○**毛氏曰**湯湯水盛貌帷

裳婦人之車也鄭氏曰帷裳褻容也○孔氏曰

褻容以帷障車之旁如裳以為容飾奕奕之○

朱氏曰淇水漸其車之帷裳吾見弃而歸也文

未嘗差其所守而士者自貳其行蓋由其心棘

所亟極而二三其德故也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吾既遂

矣至乎暴矣兄弟不知咥許意反其笑矣靜吾思

之躬自悼矣

朱氏曰靡不也夙早也興起也咥笑貌吾我二

歲為婦盡心竭力不以室家之勞為勞早起夜

臥棘有一朝不斂者與爾始相與謀約之言既

已遂矣而爾遽以暴戾加已○**魏氏曰**兄弟在

家不知我之見酷暴若其知之則咥咥然笑我

○**朱氏曰**然亦何所歸咎哉但靜而思之躬自

痛悼而已蓋淫奔從人不為兄弟所齒故也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音畔總

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朱氏曰及與也○**毛氏曰**泮坡也鄭氏曰泮讀

為泮泮崖也總角結髮也孔氏曰婦人未笄齒結其髮聚之為兩角晏晏和柔也○**孔氏曰**旦

旦猶怛怛鄭氏曰吾其懇惻款誠○**蘇氏曰**始也將與女偕老今老而反使我怨淇猶有岸際

猶有畔何女心之不可知也○**朱氏曰**我總角之時與時宴樂言笑成此信誓曾不思其反復

以至於此也既不思其反復而至此矣則亦如之何哉亦已而已矣左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

也思其反之謂也○說文曰旦侘思息

氓六章章十句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

者也范氏曰夫婦之際猶君臣之交或遇或不遇命也進不見答退不得歸則如之何以禮自止而已衛之賢女唯安於義命是以雖憂而不困也

毛氏曰籊籊也歷反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歸者述其國俗之樂云有籊籊然執竿以釣于

淇者我在家時常出而見之○**朱氏曰**我豈不思衛兮遠而不可垂爾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于萬反兄弟交

母

泉源解見泉水○**李氏曰**言舊時游泳二水之間其樂如此今也嫁於異國而不得見也故曰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七可反佩玉之儺

乃可反

毛氏曰嗟巧笑貌難行有節度○**歐陽氏曰**思衛女之在其國者巧笑佩玉威儀閒暇樂然於二水之上念已有所不如也

淇水悠悠音由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毛氏曰悠悠流貌檜栢葉松身楫所以擢直致反舟釋文曰方音云楫謂之撓或謂之擢撓音

饒○釋名云楫捷也撥水行舟疾也○**歐陽氏曰**

曰淇水悠悠然有乘舟而遊者亦可樂也○

氏曰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與泉水之卒章同意

○釋文悠悠作液液曰本亦作悠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音九蘭刺惠公也驕而褻禮大夫刺之杜預云惠公即位時季十五六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許規反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其季反兮

毛氏曰興也○**鄭氏曰**芄蘭柔弱孔氏曰芄蘭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一名蘿摩幽州人謂之

崔駰此艸支葉柔弱○**毛氏曰**支枝同沈括云

支莢也芄蘭生莢支出於葉間垂之如觿狀○

毛氏曰觿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孔氏曰觿貌如錐以象骨為之可以解結人君治成人之事

雖意子猶佩○**毛氏曰**雖則佩觿然成人之

德但能傲然不我知而已吾驕而褻禮餘褻所

能也容兮遂兮舒緩放肆之貌悸帶下垂之貌

鄭氏曰容容刀也○孔氏曰六東云鞞鞞佩璆

璆佩玉也○毛氏曰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

○**毛氏曰**支石經作枝說文同

芄蘭之葉童子佩鞮失涉及雖則佩鞮能不戎甲容兮遂兮垂帶悻兮

朱氏曰沈括云芄蘭之葉如佩鞮之狀○**毛氏**

曰鞮缺也能射御則佩鞮孔氏曰玦決也挾矢

時著右手巨指以鈎弦用象骨為之甲狎也○

廣雅曰獨再言容兮遂兮垂帶悻兮而其

驕慢舞所知之氣象蓋莫掩矣○釋文曰甲鞮

詩作狎

能不戎甲吾但能不戎親狎安自尊大而巳

芄蘭二章章六句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鄭

氏曰宋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

毛氏曰夫人為先君所出其子承父之重與祖

為一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義不得也

○**毛氏曰**夫人之不往義也天下豈有親母之

人歟有千乘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卒

也為襄公者將若之何生則致其孝沒則盡其

禮而已衛有婦人之詩自莊姜至於襄公之母

六人焉皆止於禮義而不敢過也夫以衛之政

教淫僻風俗傷敗然而女子猶知有禮而畏義

如此者蓋以先王之化所及也

說苑曰宋襄公為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目

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

立則不可以往味此詩而推其母子之心蓋

不相遠所載似可信也不曰欲見母而曰欲

見舅者恐傷其父之意也母之慈子之孝皆

止於義而不敢過焉不卒處母子之變者可

以觀矣

誰謂河廣一葦韋鬼反杭戶即反之誰謂宋遠跋
丘跋反予望之

毛氏曰杭度也○**鄭氏曰**誰謂河水廣與音餘
一葦加之則可以渡之喻狹也今我之不渡直
自不往耳非爲其廣予我也誰謂宋國遠與我
跋足則可以望見之亦喻近也今我之不往直
以義不往耳非爲其遠孔氏曰文公之時衛已
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此假有渡者之辭宋
今睢陽公衛甚遠吾宋近猶喻河狹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鄭氏曰不容刀亦喻狹小船曰刀孔氏曰釋名
云二百斛曰刀江南所謂短而廣安而不傾者
也崇終也行不終朝亦喻近

河廣二章章四句

伯兮刺時也吾君子行役爲言偽反王前驅過時
而不反焉鄭氏曰衛宣公之詩蔡人衛人陳人從
王伐鄭○朱氏曰先儒以此詩疑此時作然無明
文可攷

范氏曰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蚤則憂此人之
情也文王之遣戍役周公之東征其詩皆敘其
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閔之故其民悅而忘死
寤人能通死下之志是以能成死下之務兵者
毒民於死地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傷死地
之和致水旱之災故聖王重之如不得已而行
則苦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慘怛不啻如在已
是以詩美之則吾其君上之閔恤刺之則錄其
室家之怨思以爲人情不出乎此也

爲王前驅特詩中之一語非大義也

伯兮燭丘列反兮艷之禁兮伯也執及市朱反為
弓偽反王前驅

艷氏曰伯君子字也○**毛氏曰**燭衣貌○**艷氏**

曰禁英禁○**毛氏曰**及庶丈二而霖刃○**宋氏**

曰婦人自苦其君子之才之美如是今乃執及
而為王前驅也

自伯之東皆如飛蓬豈霖膏沐誰適都歷反為容

朱氏曰蓬艸也皆如飛蓬髮亂也○**毛氏曰**婦

人夫不在霖容飾適主也朱氏曰傳云女為說
已容

膏所以膏首面沐蓋潘也左氏傳邊之潘沐

杜預注云潘米汁可以沐頭魯遣展喜以膏

沐勞齊師則膏非專婦人用也

其雨其雨杲杲古老反出日願苦思伯甘心晉疾

朱氏曰其者與其將然之辭○**毛氏曰**人言其

雨其雨而杲杲然日復出猶我苦伯且來伯且

來復不來願念也甘心如人心嗜欲所貪口味

不能絕也○**朱氏曰**望其君子之歸而不歸也

是以不堪憂思之苦而甘心於晉疾也

焉於虔反得諼况袁反艸苦樹之背音佩願苦思

伯使我心悔音每又音悔

毛氏曰諼艸令人忘憂孔氏曰諼部忘非艸名

背北堂也孔氏曰士昏禮云婦洗在北堂有司

徹云主婦北堂房室所居之地摠謂之堂房半

以北為北堂房半以南為南堂痲病也○**孔氏**

曰何處得一忘憂之艸我樹之於北堂之上與

觀之以忘憂○**朱氏曰**思得艸之美者玩以忘

憂然世豈有是哉則亦思之不巳而心悔焉爾

心悔則其病益深非特首疾而已也○釋文曰
諼本又作萱說文作蕙云令人忘憂也○董氏
曰韓詩作焉得萱艸

伯兮四章章四句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者配耦焉古
者國有凶荒則殺所戒反禮而多昏會男女之
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孔氏曰大司徒曰以蒸政
十有二聚萬民十日多昏注云不備禮而娶婚者
多也○岷樂劉氏曰夫婦之禮雖不可不謹於其
始欲民有細微貧弱者或困於凶荒必待禮而後
昏則男女之失時者多無室家之養睚人傷之寧
邦典之或違而不忍失其昏嫁之時也故有蒸政
多昏之禮所以使之相依以爲生而又以育人民
也詩不云兮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苟無子育兆庶

之心其能迨此哉

有狐綏綏在彼淇深心之憂矣之子韞裳

毛氏曰興也○**朱氏曰**綏綏獨行求匹之貌○

毛氏曰石絕水曰深○**毛氏曰**孤獨行於水之

深失其所也○**毛氏曰**之子是子也時婦人喪

其妃耦寡而憂是子韞裳韞爲作裳者欲與爲

室家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韞帶

毛氏曰厲深可厲之旁王氏曰岸近危曰厲帶

所以申束衣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韞服

李氏曰韞服苦其衣服之不備也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

桓公救而封之遺唯季反之車馬罷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佗是詩也孔氏曰衛立戴公以廬弓漕濟桓公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漕婦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婦夫人奠軒重錦三十兩戴公平文公立齊桓公又城楚丘以封之與之繫馬三百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音居匪報也永以為好吟報反也

毛氏曰木瓜楸木也孔氏曰郭璞云實如小瓜

酏可食。徐氏曰瓜有瓜瓞桃有羊桃李有雀李此皆枝蔓也故音木瓜木桃木李以別之也

瓊玉之美者說文曰瓊赤玉也琚佩玉名○**李氏曰**言人遺我以微物必有以厚報之況齊桓公之德如此其大則報之當如何○**宋氏曰**投

我以木瓜而報之以瓊琚報之厚矣而猶曰非敢以為報姑欲盡以為好而不忘爾蓋報人之施而曰如是報之足矣則報者之情倦而施者之德忘惟其歉然常若寡物可以報之則報者之情施者之德兩寡窮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瑶音遙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毛氏曰瓊瑶美石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音久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毛氏曰瓊玖玉石孔氏曰瓊是玉之美名非玉

名也琚瑤玖三者互也琚音佩玉名瑤玖亦佩玉名瑤音美石玖音玉名明此三者皆玉石雜也故丘中有麻傳云玖石次玉是玖非全玉也

○釋文曰玖字書云王與色○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鄭氏曰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尚書曰厥苞橘柚

木瓜三章章四句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七

王

聖氏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為西都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為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西都朱氏曰成王營洛邑為特會諸侯之所以其土中四方來者道路均故也自是豐鎬為西都並十一世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太子宜臼奔申申侯與大戎攻宗周殺幽王于戲晉文侯範武公迎宜臼于申而立之是為平王以亂故徙居東

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
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孔氏曰尊之猶
稱王在風則卑矣已比列國當吾周而吾王則
尊之○蘇氏曰自平王東遷而變風遂作其風
及其境內而不能被天下與諸侯比狀其王號
未替故不曰周黍離而曰王黍離云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宗周過故宗廟
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訪蒲皇反隍音皇
不忍公而作是詩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
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
哉

毛氏曰彼彼宗廟宮室鄭氏曰宗廟宮室毀壞
而其地盡為禾黍○**說文曰**黍禾屬而黏者也

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孔氏曰黍可為酒○**孔**

氏曰離離垂也○**爾雅曰**稌稷也孔氏曰稌者

稷也曲禮曰稷曰明稌是也郭璞云今江東人

呼粟為稌然則稌也稷也粟也止是一物也而

本艸稷米在下品別有粟米在中品又似二物

故先儒其疑焉說文曰稷百穀之長沈括曰稷

乃今之稌也稌子例反○**孔氏曰**黍言離離稷

言苗則是黍秀稷未秀○**毛氏曰**邁行也靡靡

猶遲遲也○**孔氏曰**搖搖是心憂無所附著之

意楚威王謂蘇秦曰寡人心搖搖然如懸旌而

無所薄○**鄭氏曰**知我者知我之情謂我何求

怪我久留不公○**毛氏曰**悠悠遠意蒼天以體

吾之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

仁覆閔下則稱昊天自上降監則稱上天據遠

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李氏曰**周大夫吟天而愬曰致此者何人哉蓋含蓄其辭不欲指斥其人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音遂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毛氏曰穗秀也詩人自黍離離見稷之穗故歷道其所更見中心如醉醉於憂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於結反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毛氏曰自黍離離見稷之實○**元城劉氏曰**人之情於憂樂之事初遇之則其心變焉次遇之則心微變三遇之則其心如常矣此常人之情

也至於君子忠厚之情則不然其行設往來故非一見也初見稷之苗矣又見稷之穗矣又見稷之實矣而所感之心始終如一不少變而愈深此則詩人之意也張氏曰黍離之詩音苗音穗言實佐文者須是如此不可都謂之苗○**噎**者咽喉閉塞之名音憂深不能喘息如噎之狀

黍離三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乃旦及以風福鳳反焉孔氏曰平王宜曰幽玉子

攷經文不見思其危難以風之意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音西于墀音時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管子曰鑿墻而棲曰埒孔氏曰寒鄉鑿墻為雞
佗棲○**管子**曰君子之行設不知其還反之期
且今亦何所至哉雞則棲于埒矣日則夕矣羊
牛則下來矣○**管子**曰畜畜產出入尚有期節
至於行設者乃反不也○**管子**曰雖欲使我之
不思不可得也釋文埒佗時曰本亦佗埒
君子于設不日不月曷其有佗戶括反雞棲于桀
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古活反君子于設苟無飢渴
管子曰佗會也雞棲于桀羊職反為桀括至也
管子曰苟且也○**管子**曰君子行設之久不可
計以日月而又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亦虞
幾其免於飢渴而已矣

君子于設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閑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管子

于萬反害而已

且于徐反
君子陽陽左執簧音黃右招我由房其樂音洛只

管子曰陽陽自得陶陶自樂之狀皆不任憂責
全身自樂而已君子居亂世如是董氏曰莊子
曰以陽為充孔揚則陽陽者氣充於內容貌不
枯也○**管子**曰籥笙也孔氏曰簧者笙管之中
金薄鑠也○鄭司農云笙十三簧笙必有簧故
以簧表笙○**管子**曰由從也招我欲使我從之
於房中俱在樂官也我者君子之友自謂也○
管子曰國君有房中之樂孔氏曰路寢房中也
譜云路寢之常樂天子以周南諸侯以召南是
天子諸侯皆有房中之樂也○**管子**曰只且語
助聲○**管子**曰君子以賤為樂則其貴者不可

居也雖有貴位而君子不居則周不可輔矣此所以為閔周也

君子陶陶音遙左執翽徒刀反右招我由敷五刀反其樂只且

毛氏曰陶陶和樂貌○**卷六曰**翽舞者所持舞徒報反也○**卷八曰**敷者焚舞之位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程氏曰諸侯有患天子命保衛之亦宜也平王獨思其母家爾非有王者保天下之心人怨宜也況天子當使方伯鄰國其保助之朱氏曰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

子鄉遂之民僕貢賦衛王室而已平王微弱威令不行於天下竊以保其母家而使畿甸之民遠為諸侯戍守周人以非其職而怨思也又況幽王之禍申侯實為之則平王所與不共戴天讐也乃不能討而反戍焉愛母忘父其悖理也亦甚矣民之怨也豈不亦以此歟○岳樂劉氏曰六鄉六遂之兵所以制方伯之失職非以禦夷狄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音記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卷六曰揚水悠悠揚緩不流不流蒲楚弱堪憂

談詩若佗奔清解王艷諸篇未易求○**歐陽氏**

曰揚之水不流束薪猶東周政衰不能召發諸侯獨使周人遠戍久而不得代有彼其之子周

人謂宅諸侯國人之當戍者也○鄭氏曰平王母家中國姜姓在陳薨之南杜預曰今南陽宛縣是也迫於強楚而數見侵伐王是以戍之○

朱氏曰思之哉思之哉何月而得焉歸也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朱氏曰楚木也甫諸姜也朱氏曰書呂刑禮記仲甫刑○孔氏曰呂侯後為甫侯○

甫許者以其俱為姜姓既重章以變文因俗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也六國時秦趙同為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為趙亦此類也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
哉曷月予還歸哉

毛氏曰蒲艸也鄭氏蒲蒲柳○

艸之聲不與戍許相協箋義為匪今則二蒲之音未詳其異耳許諸姜也國語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推吐雷反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季饑居疑反鱧音覲室家相棄爾

范氏曰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也世亂則男女相棄者上之所殘也其使之也勤其取之也厚則夫婦日以衰薄而凶季不免於離散矣伊尹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故詩人舉一物失所而知王政之惡一女見棄而知人民之困以為政益民散將棘以為國矣

中谷有推曠吟但反其乾矣有女此匹指反離隳

口愛反其嘆土丹反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毛氏曰興也推難音佳也孔氏曰釋州云崔推

郭璞云今荒蔚也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又名益

母陸璣疏云舊說及魏博士周元明皆云蒼藟

是也韓詩及三蒼說悉云益母荒音充蔚音尉

孔氏曰嘆燥也○**毛氏曰**此別也○**程氏曰**推

谷中所生之物待陰潤而後能生故嘆則乾矣

與夫婦樂歲則能相保凶年則互相棄也○**程**

氏曰慨然而嘆自傷遇君子之窮厄○**曾氏曰**

凶年而遽相棄背蓋衰薄之甚者歎詩人乃曰

遇斯人之艱難遇斯人之不淑而無怨對過甚

之辭焉厚之也

中谷有推嘆其脩矣有女此離條其歎音嘯矣條其歎矣遇人之不淑矣

陳氏曰脩岳茂者也岳茂者為所嘆○**毛氏曰**

條條歎歎也○**程氏曰**歎岳吟也悲恨深於歎

矣○**朱氏曰**古之傷死者之辭曰如何不淑

古者謂死喪饑饉皆曰不淑蓋以吉慶為善

事凶禍為不善事雖今人語猶歎

中谷有推嘆其濕矣有女此離條強劣反其泣矣

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蘇氏曰及其甚也則雖生於濕者亦不免也○

毛氏曰啜泣貌○**蘇氏曰**泣者窮之甚也○**東**

氏曰啜韓詩作憊

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吾事已至此未如之何也

中谷有推三章章六句

兔爰閱周也桓王失信孔氏曰桓王林平王孫諸

侯背音佩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音洛
其生焉朱氏曰按左傳鄭武公為平王卿士王貳
弓號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桓王即位
將平昇號公政鄭祭足帥師取濕之麥又取成周
之禾五季王遂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
鄭鄭伯禦之戰于緡葛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
有兔爰爰雉離弓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
逢此百罹力支反尚寐無吣五戈反

毛氏曰爰爰緩意鳥網為羅○**鄭氏曰**尚無幾
也○**毛氏曰**罹憂吣動也○**朱氏曰**為此詩者
蓋及見西周之盛故曰方我生之初天下尚無
事及我生之後而逢時之多難如此○**羅氏曰**
寐不欲動無所樂生之甚

孟子曰雉兔者往焉蓋采捕於野者

兔因以名之此詩亦因所見而為比也兔之
大以比諸侯雉之小周人以自比也言諸侯
之背叛者恣睢自如而周人反受其禍也
有兔爰爰雉離弓羅我生之初尚寐造我生
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古季反

毛氏曰翠覆車也孔氏曰下傳翠覆與此一也
釋詁云縶謂之翠翠也翠謂之翠翠覆車也○
孔氏曰郭璞云今之翻車也有兩轆中施胃以
捕鳥獸展轉相解也縶早覓反胃古縣反造為
也

有兔爰爰雉離弓羅我生之初尚無庸我
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毛氏曰翠覆張劣反也釋文曰韓詩云施羅於
車上曰翠庸用也聰聞也

兔爰三章章七句

葛藟力執反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
焉釋文作刺桓王曰本亦作刺平王案詩譜是平
王詩皇甫士安以為桓王之詩崔靈恩集注本亦
作桓王○鄭氏曰九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及玄
孫之親○孔氏曰尚書歐陽說云九族乃異姓有
親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一

緜緜葛藟在河之濟呀五反終遠兄弟謂他人父
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毛氏曰興也緜緜屈不絕之貌○**左傳曰**葛藟

猶能庇其本根朱氏曰葛藟其支蔓聯屬自有

宗族之義○**毛氏曰**水厓曰濟○**渤海胡氏曰**

周南云葛之覃兮施兮中谷又云南有樛木葛
藟纍之邶風云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唐風

云葛生蒙楚欵蔓兮野大雅云莫莫葛藟施兮
條枚欵則葛也藟也必生於山谷丘野之地延
蔓於艸木條枚之上不生於河濟水厓生不得
其地則失物之性也○**王氏曰**謂他人父謂他
人母謂他人昆所謂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蘇氏曰**
王說以他人為父亦無顧我之意我九族
也蘇氏曰王今棄九族遠兄弟而謂他人父彼
非王族亦安肯顧王哉

葛藟生非其地猶宗族失所依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澨音侯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
他人母亦莫我有

毛氏曰澨厓也○**鄭氏曰**有識有也左傳曰不

有寡君

緜緜葛藟在河之澨順春反終遠兄弟謂他人昆

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孔氏曰爾雅云夷上灑下澹郭璞云匡上平坦而下水溪者為澹○**毛氏曰**昆兄也○**李氏曰**不與我相聞知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采葛懼讒也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毛氏曰興也葛所以為絺綌也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憂懼於讒矣○**蘇氏曰**朝有讒人則下不敢有所為○**李氏曰**人之諧人多因其不見則乘間而讒之○**孔氏曰**統以葛蕭艾為喻因以月秋歲為次也設文各從其韻也不由事大憂淡也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孔氏曰蕭所以共祭祀孔氏曰釋州云蕭菰今人所謂菰蒿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焚之也○**孔氏曰**三秋設吾三春三夏其義亦同取其韻耳

彼采艾五蓋反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毛氏曰艾所以療疾

毛氏所謂事雖小蓋通三章吾之葛之為絺綌蕭之共祭祀艾之療疾特詳釋三物見采之由不於此取義也艷氏所箋失傳意矣

采葛三章章三句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此詩所謂陳古其猶在於文武成康之後歟蓋唯能止其奔未能革其心與行露之詩異

矣亦僅勝於東遷之時而已

大車檻檻毳尺銳反衣如茨吐敢反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釋名曰大車大夫之車檻檻車行聲也毳衣大夫之服茨雖也蘆之初生也乘其大車檻檻鈇服毳冕以決訟鄭氏曰毳衣衣繪而裳繡皆有五色焉其青者如雉○孔氏曰毳衣衣三章裳二章○王氏曰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蓋八命加一等所謂上公九命其服以九為節也其未出封則與侯伯同服矣公與侯伯同服則卿與子男同服矣此詩所謂周大夫者卿也然則司服所謂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者諸侯之卿大夫也

太車嘒嘒他敦反毳衣如璫音門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毛氏曰嘒嘒重遲之貌璫禎救貞反也孔氏曰禎淺赤也說文云璫玉赤色故以璫為禎毳衣績繡皆五色其青者如雉其赤者如禎二章各舉其一尔○王氏曰如茨言其衣之色如璫言其裳之色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古了反日

毛氏曰穀生皦白也○**鄭氏**曰穴謂塚壙中也

朱氏曰民之欲相奔者畏其大夫自以終身不得如其志也故曰生不得相奔以同室度幾死

得合葬以同穴而已謂予不信有如皎日約誓

之辭也呂氏曰古之所謂合葬者同其兆而已

非同坎而葬也蓋死有先後前瘞已葬後啟之

以納後巷仁人有所不忍有禮者有所不取也
此云同穴者亦同兆也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
而佗是詩也孔氏曰莊王他桓王子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毛氏曰留子嗟字也李氏曰所謂彼留子嗟

者亦猶陳風所謂子仲之子豈必求之他書蓋

詩中所陳便是實事迹○**蘇氏**曰施施舒行孟

子曰施施從外來○陳氏曰施施自得之貌○

蘇氏曰子嗟隱居丘陵之間而殖麻麥果實以

為生者民思其賢而度其肯徐來以從我朱氏

曰將其來施施望之之辭

丘中有麻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會

朱氏曰子國亦字也毛氏曰子國子嗟父○**蘇**

氏曰度幾肯來從我會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毛氏曰玖石次玉者○**朱氏**曰貽我佩玖冀其

有以贈已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